

长篇小说

菩提树下，觉悟云端

菩提树

韩达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说

菩提树



韩达 著

I.247.5
12070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菩提树/韩达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1.

12

ISBN 978-7-80765-574-9

I. ①菩…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7598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90 000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写给读者的话

(代自序)

这是一部被我推迟了十年的长篇小说。在许多事物都被“快餐化”的当下,我用十年时间写就一部二十余万字的小说,似乎显得不合时宜。

不过,我却固执地认为,这段艰难的历程对我今后的文学创作大有裨益。记得少年时代常随祖父走街串巷与人下棋,起初只是替他老人家摆摆棋子,后来逐渐能与人对弈,再后来我居然能赢过年龄长我数倍的老者。沾沾自喜之余,心想下象棋不过如此而已。直到祖父要求我把一本古棋谱读完之前,我仍保持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锋芒。

我至今弄不清文学创作与象棋对弈有何相似之处,只是惊异二十年前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时,那种每天写作三千字的速度。然而这部小说却让我整整写了十年!为此,母亲和妻子半开玩笑说,你的《菩提树》历经十年仍未成材,是不是长得太慢了点……

戏谑之言,平添了几分温馨的鞭策,但是我创作的速度并未加快,反让我前行的脚步更加沉重。

歌德曾经说过,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无不是已被人们思考过的。我们所能做的,仅仅只是重新加以思考而已。既然是“重思”,想必不应该是跟在先行者后面人云亦云。这既是一个有志为文者的使命,也是他理应担当的职业操守。

思考,永远是沉重的。之所以沉重,是因为任何一个负有使命的思考者永远拥有饱满的激情,同时又秉持理智的清醒。因为他知道,人类固然可以对身处的世界作终极的追问,但永远无法拥有对这个命题的终极答案。因此,我们所能做到的,充其量只是在最大限度地运用思考的权利——如果说读书是对未知世界的一种索求,那么著书无疑就是一种倾诉——向社会和读者抒发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种种感受。尽管我不敢承诺自己思考的结果对这个世界有多少意义,但至少可以证明,自己于人生的苦难与虚无中陶冶出的一颗赤诚之心,尚未被世俗的红尘所掩埋。因为我在力求用爱的温情来填充生命的虚无,用情的暖意去告慰沧桑阅历和颠沛人生。

未实现的理想让我仍义无反顾地疾走在文学的道路上,创作的甘苦同时也令我悲欣交集。

巴尔扎克临终前对朋友说:“我不能清算我财富的一半。”今天我们虽然无法考证这位文学巨人所谓的“财富”究竟是什么,却可以不容置疑地相信,他的一生是富有的。

那么,在此前提下,我想套用他的话说,尽管我历经数年,完成了《菩提树》的创作,但是我不敢说我已说清了我想说的一半——感谢上苍让我成为万物生灵的一员,感谢父母在赋予我生命的同时所给予我的文学基因,感谢生活中对我恩爱有加的朋友们,没有他们为我提供丰富的生活元素,我不可能如此自信地完成这部小说。按照当下的惯例,或许我还应该再写下一些关于感谢之类的文字,但是细细想来,那样有如在公共场合,人与人之间客气的寒暄,好听却不太实际。大不了一部小说,于自己也许惊天动地,于别人也许不足挂齿!

上帝按照自己的意志造出亚当,文学家根据自己的想象塑造形象。尽管我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的作品作出肯定,但是我尽可能地将自己对人类的悲悯、对社会的批判和对自然的热爱融化在文字里。倘若《菩提树》未能达成我与读者之间共同的愿望,我将在今后的写作中尽我最大的努力弥补这一缺憾。

晚年的列夫·托尔斯泰曾发如下誓言:此生不再写书了。理由是他倾其



一生所追求的文学拯救民族之梦与现实相去甚远。我想这并非他的真心所愿,而是年龄、精力、身体等都不允许他再去耕耘文学的土地了。生命中属于自己的光阴、机遇和梦想的有限性,让我们不愿意寄托于来世再圆旧梦。因此,珍惜当下,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所以我格外理解钱钟书曾用缪斯女神与文学女神均不喜欢上年纪的老人,来形容自己创作《围城》的心态。那么,我借今生的黄金时间完成《菩提树》的创作,也聊堪欣慰了。但是我却永远不能说,今生不再写书了——因为我相信,人类只要存在一天,文学就不会消亡;世间只要还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就会有人喜爱文学。这是人性永恒的呼唤。只要地球上还有人类这种生物存在,他或她就不会泯灭对梦幻之乡的神往。

初夏的阳光充裕而又亮丽地照耀在我即将结束的文稿上。我再次眯起倦累的双眼,看着即将付印的书稿,刹那间发现那些文字在光合的作用下欢快地跳跃着,接下来悠悠地融入那金灿灿的晨光中……

我知道,在我书桌一角另一沓崭新的稿纸上,不久就会进驻我另一部作品中的人物,而且我依然会一如既往地倾其平生所思、所感,陪同他们去感受天地人神的伟大,和人间爱恨情仇的苦辣酸甜……这无疑是我用长长的一生押下的一个赌注——不知在那最后的究竟里,能否践允我对读者的美好承诺。

二〇一一年四月





1

红枫湖度假区落成剪彩仪式尚未结束，市长林秋晨昏倒在主席台上。鲜红的地毯映衬着他那身浅灰色的西服，他右腿微屈，呈半侧卧姿态，俨然是一尊优雅的雕像。

市政府秘书长江涌清和秘书沈汉杰几乎同时从不同角度冲到林秋晨身边，然后异口同声地喊：“林市长……”

但是林秋晨无法应答，尽管他此刻的意识已经清醒，然而还未完全恢复正常。因此他只能被动地听任会场值班的救护医生为自己检查心脏、血压……依稀听得见一个清脆的女中音嘱托江涌清和沈汉杰尤其不要挪动自己的头部……

会场全乱了。成百上千的与会人员潮涌般围过来。数十名治安警察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搞得不知所措。于是他们请示局长，局长请示主持开业仪式的市政府秘书长，而江涌清的手机正在与医院联系根本打不进去。公安局长毕竟是训练有素的职业警官，他果断地指挥警员辟出一条与公路连接的通道，同时又将有可能接近林秋晨的新闻记者隔离现场。

强制性措施虽然限制了众人的行为,却禁锢不了人们的好奇心。装饰华丽的会场主席台,除了大型鼓风机吹起的拱形彩虹门还若无其事地高高立着,一盆盆鲜花、一幅幅飘带都被弄得面目全非,原来令江涌清秘书长以及度假区总经理冯鑫发愁的贵宾剪彩人数,一瞬间变得毫无意义。高薪聘来的十位佳丽,依然仪态端庄地端着红色绸缎系成的托盘,只是站在离人群远远的红枫湖边无人问津——春风仿佛故意吹拂着她们俏丽的旗袍下摆,以显示她们那腰际间暂时无人问津的美丽曲线。

给春风以锦上添花的,似乎还有这秀丽的红枫湖。这座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大型水库,十年前被批为旅游度假区。春风吹拂下的湖水清碧浩渺,与湖面连接的远方是起伏的山峦,以及山峦上叠翠的植被……平时那是最引人注目,也最令游客向往的所在。就连现在仍停泊在码头上的那艘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游艇,都是冯鑫特意安排的,而此刻,它不得不灰溜溜地靠在岸边。那景况,令人联想到旧戏里那些突然遭遇婚变、等着上轿而又不能上轿的新娘!

要说最尴尬的当数冯鑫了。一切都随着那辆鸣着长笛、载着林秋晨市长的救护车呼啸而去。然而,刚刚发生的一幕却像春日的阴云一样笼罩在他的心头久久不散。

二十年前,冯鑫还叫冯金,靠一家小小的餐馆起家,后来发展成为青山市最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去年借红枫湖度假区转换经营机制之机,取得了部分经营权,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兴建了包括星级酒店、别墅地产、人造海滩、水乡度假、健身娱乐等在内的多方位时尚商业项目。因此,不仅使整个度假区成为亮点,而且也令自己的身价大幅增值,先是政协委员、区人大代表,接下来是市人大代表,连名字也改为冯鑫了。在不久前结束的人大、政协年会上,冯鑫不仅是电台、报纸的新闻人物,还以《试论当代民营企业发展走向》为题,在全省有名的刊物《青城夜话》上发表了署名文章。

但是,今天的事真让这位如日中天的企业家意外了……

等林秋晨市长在市人民医院住下后,冯鑫坐在车上,拨通了坪湖区委书记姬长荣的电话。

“姬书记,您在哪儿?我是冯鑫呢!”

“我还在度假区呢,你不是送林市长往医院去了吗?”对方在电话中答道。

“林市长已经住下,没事啦!我马上回去,市长、秘书长都走了,你可是我的直接父母官啊!”冯鑫话中有话地将起姬长荣的军来。

“你说吧，让我为你做什么？”姬长荣心领神会。

“姬书记，”冯鑫顺手捺了一下奔驰轿车的后门玻璃键，然后望向车外，“我现在已经走到湖滨大道。中午的客人一定要屈您大驾，并请姬书记赏个光啊！”

其实，冯鑫的话根本就是多余的。姬长荣从乡、镇的最基层领导干到今天，对上级应该如何逢迎、对下级应该如何应付早已轻车熟路，因此，等冯鑫走下车时，姬长荣早已在他的办公室等了五分钟了。

“对不住了，姬书记。”冯鑫几乎是跑着来到姬长荣跟前，俯身紧紧握住姬长荣因为坐在沙发里而伸得不高的手，“让您久等了！”

“客气什么？这么讲不就见外了吗？”姬长荣满脸堆笑地望着气喘吁吁的冯鑫，做了个让他坐下的手势，“先歇会儿！”

冯鑫转身脱下他的藏青色阿玛尼西装上衣，挂到衣架上，接着解开大红衬衣最上端的纽扣，使劲把领带松开，如释重负地坐在办公桌前，然后伸手拢了一下早晨特意让发型师吹得一丝不苟的头发，自我解嘲地对姬长荣说：“穿这身西装真受拘束！这么多年来，什么都学会了，就是学不会打领带！”

姬长荣望着冯鑫衬衣领上早被汗水浸上的水渍，摆手示意道：“不对，干什么都有个适应的过程。等会儿去参加宴会，还得把西装穿上。”

“太不习惯了！”冯鑫不解其意地笑道。

“不习惯也得习惯。你难道二十年前就习惯当这个人大代表吗？”姬长荣对冯鑫讲起话来从没有客气过，“胸无大志！”

“我怎敢跟您姬大书记看齐呢！算命先生不是早就说了，我只有财运，没有官运吗？”冯鑫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站起来，“哎，姬书记，你说这风水先生不是算得很准吗？为啥今天的黄道吉日会出这等事呢？”

姬长荣没等冯鑫讲完，便从沙发上站起来，然后将右手食指压在嘴唇上，示意他把话打住：“我怕就怕在你这张嘴上。开业前找风水先生的事，不能对任何人讲。另外，我问你，林市长的病真的没有事了吗？”

“医生说可能是暂时脑部供血不足引起的晕倒，不过还需要检查！”冯鑫看到姬长荣一脸的严肃，自己那张白胖的脸顿时紧张了起来。

“我要你记住，”姬长荣指着冯鑫一本正经地交代说，“林市长是在你度假区昏倒住院的，从今天起，你不一定每天都要到医院去，但是至少要不少于两次通过他的秘书或者江涌清问候林市长。”

“为什么？”冯鑫又是一脸的惊讶。

“你可真是块木头!”姬长荣几乎是咬了一下牙,然后问道,“今天中午来参加你宴会的市里领导还有谁?”

“出了这事儿,什么都顾不得了,听公关部汇报说,好像只有市人大、政协的几个副主任、副主席。”

“你应该亲自去请一下钱市长。”姬长荣说的钱市长叫钱忠敏,是青山市政府的常务副市长。

“请柬,我在三天前就送过了,不知道为什么,钱市长今天没过来!”

“钱市长是你一纸请柬就能请来的吗?你在出医院时,就应该亲自去市政府一趟。你以为自己有几个钱,谁都会围住你转呀?”

“姬书记,我早就说过,你们这官场太复杂。”冯鑫的心中充满了委屈,“就包括现在的人大代表,还不都是您一手安排的?”

“这你就又不懂了!”姬长荣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人大代表,这既是你的招牌,还是你的盾牌。没有它们,工商、税务、物价、公安……能买你的账?市委的高长虹书记能接见你?”

“我真的……姬书记……不知道该咋做了!”冯鑫两手摊在胸前,一脸真的被搞糊涂了的愁容,又短又粗的眉毛都挤到一块儿去了。

“自古以来,‘趋名者醉于朝,趋利者醉于野’……”姬长荣忽然觉得和眼前这个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听众谈得太玄了,“算啦,算啦!再讲多了你更糊涂,今后尽量少在电视上露面,还写什么狗屁理论文章,扎扎实实多干些类似于度假区这样的实事,这才是你真正的资本!”



2

青山市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因海拔两千多米的大青山雄踞其北而得名。大青山作为秦岭的一条支脉，上千种植物生长在这条雨量充沛、气候宜人的南北方过渡带上，任四季辗转，风姿不减。这座古城从三国时代有确切的文字记载算起，也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能在这样一座美丽、富饶的城市生活无疑是幸运的，而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市之长，其前途也应该是无量的。按照这些年来人们约定俗成的看法，青山市作为全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市之一，几乎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凡能当上这个城市的党政首席长官，等于拿到了再上升一级的通行证。可是今天的青山市市长林秋晨却病了，而且病得这样不合时宜，因为换届在即，省委工作组马上要来青山考察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班子……

市民们于是便有了茶余饭后的议论焦点。有人惋惜说，作为一市之长的确不易，工农业生产以及各项社会事业工作早已使他身心交瘁，别再说其他的了，再健康的人也要累病。也有人幸灾乐祸说，这是因果报应，当年的居民拆迁，不应该使那么多市民无家可归。还有人说红枫湖度假区的建筑冲了风水，

惹怒了哪路神仙,市长作为一市之主,先遭此难,理在其中,这仅仅是个前兆,大的劫难或许还在后边……

然而,林秋晨听不到这些。个别市民街头巷尾的议论或诅咒,对他来说,实在是冤枉的。

此刻,他静静地躺在市人民医院的特护病房内,一次又一次地接受着现代医学技术的检查。

市人民医院装饰华丽的会议室变成了临时的专家会诊室。市委书记高长虹端坐于椭圆形会议桌的一端,从省城医院和医科大学请来的心、脑血管专家以及本市医院的院长、医生分坐在两边,会议桌的另一端坐着青山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钱忠敏,也是今天会议的主持人。

“同志们,我们现在开会。”钱忠敏先是与高长虹书记目光对视了一下,然后向座无虚席的两边环顾了一周,“今天的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就是确定治疗林秋晨市长病情的方案。那么,会议的议程有两项,第一,中共青山市委书记高长虹同志讲话;第二,由各位专家、医生发言。下面进行第一项,由高长虹书记讲话,大家欢迎!”

未等不整齐的掌声完全响起,高长虹摆手示意应该免掉这一客套的程序。

“各位专家、同志们:今天邀请各位在这里为林秋晨市长的病情会诊,其意义不必多言。林市长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领导干部,长期以来忘我地投身在全市的工作上,积劳成疾。作为青山市委书记,我首先应在这里检讨自己对他的关心不够……”

高长虹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开场白离题较远,然后直了一下腰身说:“当然,现在不是我讲这些的时候,我要检讨,也应该在全市的五大班子会议上作出深刻的认识。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希望大家在会诊时能够明确指导思想,消除顾虑,充分发挥大家的专长,集思广益,然后拿出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合理治疗方案,使林市长尽快恢复健康,继续带领全市人民为青山市的各项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尤其是今明两年,我们要建设、申报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他在前几年的卫生和旅游城市创建工作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次的争创活动他又是指挥长。我们可想而知,这个治疗方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高长虹用二十分钟的时间强调了专家们会诊的意义以及应该采取的措施,并在最后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全体与会人员提出了几点要求。

钱忠敏再次带头鼓掌表示感谢:“同志们,高书记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专门

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诊,并作出了刚才这一番重要指示。我认为对下面大家研究林市长病情的工作,指明了方向、理清了思路。希望大家能够以此为指导方针,从保护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出发,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客观而又全面地分析病情,查找原因,从而制订出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使林秋晨市长早日康复……”

钱忠敏情绪高昂,双手十指一会儿交拢,两肘撑着桌面,一会儿掌面朝下按在桌上,一副欲做长篇宏论的架势。

两位省城的心、脑血管专家不时地颌首微笑,似在自言自语地低声说道:“感谢党和政府领导的信任!谢谢,谢谢!”

年轻的院长郑重其事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两位领导的讲话,间或也有微微点头的动作,只是他那乌黑的头发与专家那花白的头颅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可惜与此情此景不和谐的是,两个年轻的医生先后两次站起身来去往自己的茶杯里加水,另一位戴眼镜的麻醉师的手机先后响了三次。

这景况令讲话者与当事人双方同时尴尬。坐在麻醉师身旁的是刚取得医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医生刘喆,这位年轻的女医生已是第三次“扑哧”笑出了声。她本来就根本没听进两位党政要员的讲话,而是在脑子里琢磨着麻醉师不敢在这种场合接听电话的心理状态。但是这一次她终于忍不住说话了:“你怎么不接电话?要么把功能调在振铃上不就行了!”

而麻醉师是昨天刚刚换了一部水货苹果手机,无论是新鲜感还是好奇心都使他对这个时尚的通讯工具不忍释手。但是爱不释手并不等于在操作上驾轻就熟,偏偏在这个时候电话又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就在麻醉师急着从满是英文的键盘中找不着振动键时,刘喆从他手中夺过手机,按住开关键把电话关了。

与会人员既不谦卑也不激动的做派,很令钱忠敏不悦,他更敏感地看出来坐在对面的高长虹书记极不高兴。于是,他借专家发言的空隙打圆场说道:“诸位医生、专家,高书记还有其他重要活动需要参加,就不陪大家了,会诊会由院长主持继续开……”

“对不起了各位专家,”高长虹起身向与会人员招手,“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言,畅所欲言……失陪啦,失陪啦!”

年轻的院长早已离开座位,走至高长虹身边拎起了高长虹的皮包,然后解嘲般地面向大家说:“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送两位领导离开会场……”

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年轻的院长送高长虹和钱忠敏走出了会议室。

“高书记，治疗方案一旦确定，我立即向您和钱市长汇报！”

高长虹似乎是早已忍不了烟瘾，没有走出办公大楼便掏出香烟抽了起来：“这样吧，你带我们到病房再看看林市长！”

林秋晨的特护病房安排在病房楼的第十五层。尽管院方遵照有关指示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但是前来探视的人依然络绎不绝。

病房内外，包括卫生间里，门外的走廊里，全被花篮、食品塞满了。

为此，秘书沈汉杰没少受批评。

“要是再不能把来人挡在外面，我可要请公安局长派人来了！”林秋晨躺在床上说。

秘书沈汉杰是五年前经过公开考试被推荐进入市政府办公室的。从林秋晨当副市长时一直服务至今，他深知林秋晨的脾气性格以及处事原则，倘若再处理不好这件事，林市长真的要生气了。有古训道，仆人眼里没有伟人，应该是至理名言。尽管市长与秘书之间非同主仆关系，但是作为朝夕相处的上级与下级，衣食住行方面有什么好恶，包括他睡觉时的姿势，偶尔因为工作醉酒时的状态，可以不让全市几百万人知道，但是不能不让自己的秘书知道。

几年的秘书工作，使沈汉杰深深体悟到，他的职责，首先是维护领导的形象，用林秋晨平时的话说就是：“形象是什么，是靠我们平时的一言一行日积月累地树立起来的。”尤其是林秋晨住院期间，所谓的原则与人情是不容易分辨的，从那些堆积如山的物品便可窥其一斑：有价值千百元的营养食品，也有纯粹是象征性的花篮，更有那些被挡回去的，直接装着钞票的信封，还有普通市民送来的鸡蛋……

作为林秋晨的秘书是幸运的，但并不代表是容易的，因为单单眼前的事就够沈汉杰作难。好在还有林秋晨的妻子俞静慧也在病房。沈汉杰一边把当天的报纸放在林秋晨面前，一边应答道：“我马上和院方商量一下，把这件事处理好！”

正在收拾房间的俞静慧接话了：“老林，我觉得不必让小沈秘书受难为，正常的人情我们还是应该接纳吧，现在有多少领导都巴不得害病住院呢。再说，我也看不出就送这些东西能和什么腐败扯在一起！”

俞静慧有一副姣好的容貌和保养得很不错的体形。女人那种似乎天生的理家才能此刻在她的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她一边说话，一边用那颀长、白嫩的手把屋里屋外的物品分门别类地列成了三块儿，然后对沈汉杰说：“还是昨

天的规矩,鲜花送给医生护士,食品按老林的吩咐送到敬老院或幼儿园,贵重的营养品给你们市长象征性留一点就行了!”

“我说——你该去上班啦!”林秋晨早已看不惯俞静慧的行为,跟在平时一样,他从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参与到自己的工作中去,“你晓得什么,礼下于人,必有所求!”

“小沈秘书也不是外人。装什么正经,上次王省长在省城住院,你不也照样带东西去看了吗?”俞静慧即使在这种场合依然不退让。

“我那是工作,有文件要王省长签发!”林秋晨平日最怕的就是与俞静慧斗嘴,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太了解自己的妻子了,“要不是那份急报省计委的文件,你以为我非要去见王省长吗?”

“这就不对了,如果你现在不是青山市的市长,你以为还会有这么多人来看你呀?”俞静慧一副誓不罢休的架势,说着便走到林秋晨正在输液的病床前。

再温柔的女人吵起架来的嗓音似乎都会变成高八度。每次吵架,即便是有百分之百的理由,林秋晨一见俞静慧高声嚷起来便摆手认输,以自己的偃旗息鼓而换得暂时的息事宁人。

沈汉杰急忙上前劝阻,并且主动作自我批评:“俞阿姨,消消气,都是我的工作没做好,才惹来这些麻烦。不过,林市长的批评很及时。因为,现在社会上确实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林市长住院的机会……”

“这些我知道!”俞静慧的口气缓和了许多,“沈秘书,阿姨不是那些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但是也不能以偏概全呀!”

俞静慧的确不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她不仅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而且出身于京城里一个相当级别的干部家庭。用她自己的话说,当年下嫁到省城与林秋晨为妻,现在又随夫来到青山市,用鲁迅笔下九斤老太的话叫“一代不如一代啦”。然而她有雄心,要让林秋晨再从青山市升到省城,然后再由省城升到中央,像一滴从浮云上降下来的雨,蒸发后重新返回太空。

更重要的是,俞静慧希望自己是那片能使丈夫这滴雨水蒸发的阳光,包括能将雨水加速分解的风力、土壤和空气……



3

青山市春苗幼儿园里的孩子们，在分享林秋晨市长送来的食品时，从食品盒里“拆”出了一条爆炸性新闻：一盒看似平常、包装普通的“凤梨糕点”里，装着五万元人民币的现钞！

年轻漂亮的幼儿园园长，像捧着一枚随时都会引爆的炸弹原封不动送回林秋晨的病房。

五万元人民币像一个熟睡的、无人认领的弃婴，静静地躺在点心盒里，没有包装，没有签名。沈汉杰不知道是谁送来的，包括病房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回忆不起送这份点心的人是谁。

这难道能交给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吗？或许应该说保密还来不及呢。送这份点心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是不能被人理解的——林秋晨半卧在病床上，深深地思考着这五万元的来历——什么人要送如此“贵重”的礼物呢？又为什么偏偏装在那盒本应盛满凤梨糕的点心盒子里？他又何以知道自己喜欢吃凤梨糕呢？

沈汉杰帮他不放过一个细节地分析着，勤务员、医院的医护人员帮他



回忆着……但是这些天来探视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幸亏青山市的新闻媒体没有那么透明，目前的社会言论也还不至于那么自由，否则，“糕点事件”不知道会惹出多大的麻烦来！

秘书长江涌清把沈汉杰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并指示从现在起没有他的批准，不允许任何一个探视者接近林市长。

然而因为有病突然清闲下来的林秋晨，心中一时间却感到少有的空落。

林秋晨已在世间历经了五十个春秋。这是个被古人喻为知天命的年龄——而天命是什么，从古至今，又有几人能穷尽天道流行的精理，进入那学精知明的境界？大学毕业后，他从省政府机关的普通办事员干到科长、处长，直至青山市的副市长、市长，似乎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这多彩的人生，就匆匆度过了几十年。难怪古人有“岁月如梭”、“白驹过隙”的感慨，以及辞书里关于“及时行乐”、“从俗浮尘”的成语。

尽管医生说过自己没有大病，但是他的内心并不踏实，总觉得无论是医生讲话的表情还是口气，无不透着一种欲盖弥彰的虚伪。

什么“祝林市长早日康复”，什么“祝林市长万事如意”……千篇一律的内容，单调而又枯燥的祝词！既然无病，还有什么“康”可复？难道没有大病，也需要住院？世间真有那么心遂意顺的万事吗？

患病者都是多虑的。这景况令林秋晨想起小时候大人哄儿童服药、打针的场面，他早已清醒地意识到，那些频繁的检查，那些装在没有明确标签的药瓶里的药片，都将意味着什么。

林秋晨感到深深的悲哀。

市政府待批的文件以及待阅的文件在病房的办公桌上堆得一尺余高，各类报纸像码好的纸墙一般几乎遮住了一扇窗户的光线……

一种从政二十余年来少有的烦躁与慵懒感袭上心头。

常务副市长钱忠敏几乎每天都要来医院探视一次，而且每遇重大事宜，还要通过电话征得林秋晨同意后再去安排。这位年长自己两岁的助手，既有在乡、县、区工作的基层经验，又有在市委做过两年秘书长的经历，为此，他和高长虹书记曾在去年的班子考核时，不约而同地向上级组织部门推荐过他。林秋晨不是那种事必躬亲的人，尽管他多次向钱忠敏及其他班子成员申明过这种意思，但是在许多事关全局的重大事宜上，还必须得由他来拍板！

青山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全省经济和社会事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口号是“逢先必争，逢杯必夺”。这次创建、申报国家生态园林